

英國水彩畫派泰斗

佛林特水彩畫集

RUSSELL FLINT

英國皇家水彩畫會編選

劉其偉譯



英國皇家水彩畫會編選
佛林特水彩畫集

SIR WILLIAM RUSSELL FLINT

藝術家叢刊 15



着條紋裙的女郎 水彩 10.5" × 6.5"

英國皇家水彩畫會編選
藝術家雜誌特別推介
藝術家出版社發行中文版
1980年11月1日初版

譯者的話

英國佛林特爵士 (Sir William Russell Flint) 是英國一個著名的水彩畫家，英國皇家水彩畫會及 Diploma 美術館在一九六〇年前後，曾經給他出版了一系列的畫集。

佛林特於一九〇〇年從 Edinburgh 來倫敦，初時他一度為倫敦時報及雜誌畫插圖，其後很快地就建立起聲譽，其時可能由於照像術還未發達，以佛林特的寫實功力而言，是無怪乎一夜之間而名滿大英帝國。

佛林特的作品，無疑地，正是承傳英國中世紀以來，所謂典型的英國風格 (British style)，但是他偶然也畫不透明性的水彩和粉彩畫。

在近世的西方繪畫而言，畫家的創作，原是要表達他的思維、理想、和情緒等傳遞給別人。或者具體的表現他個人對世態的看法，或為對人類的見解，諸如關愛、喜慶、死亡、同情與憂傷等等。但在佛林特的作品中，除插圖而外，雖然少有出現類似上述的表現，但他予觀賞者却都是歡樂，完美和至善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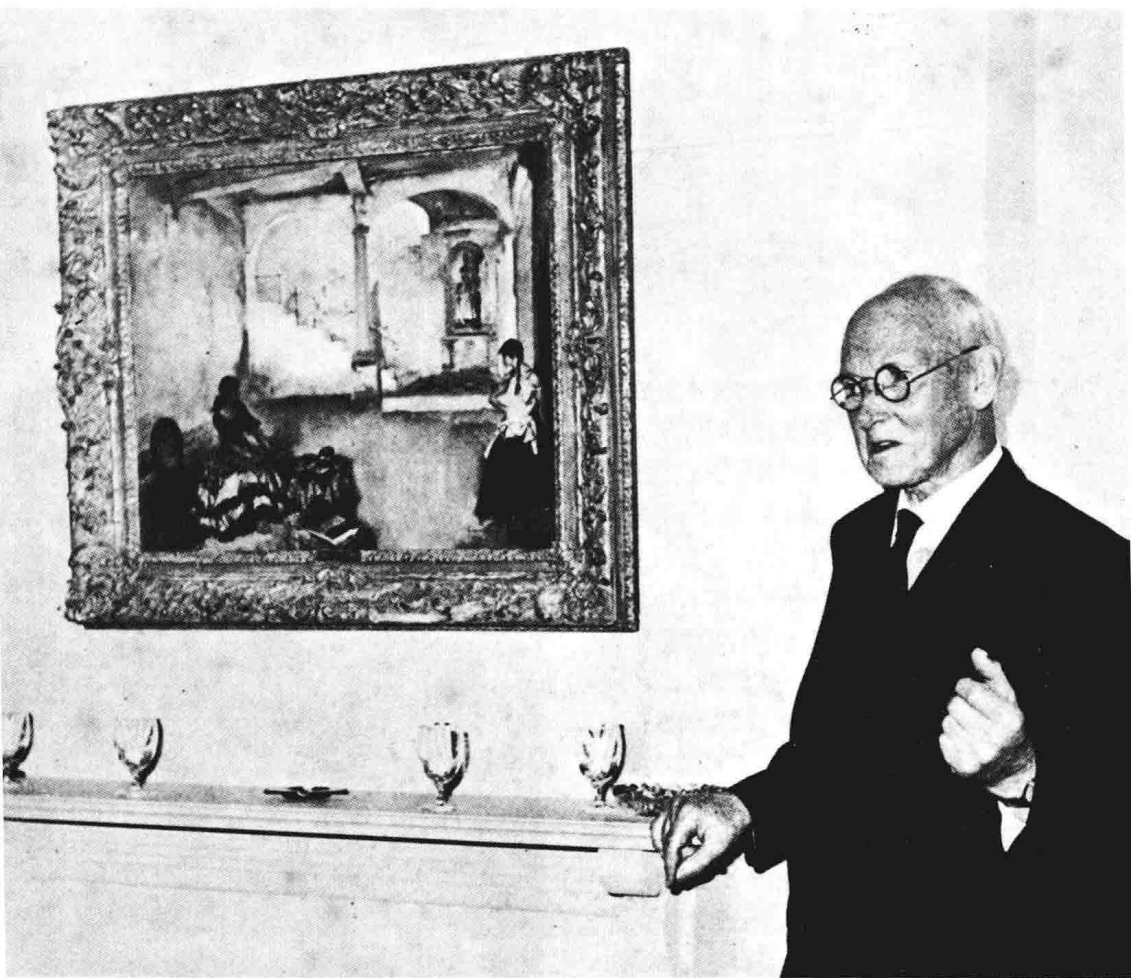
佛林特的人物畫 (模特兒)，在水彩或粉彩的技巧上，可說是達至巔峯，尤其其他風景中的點景或陪襯人物，僅僅以簡單的筆觸，不特每個都栩栩如生，甚

至把表情也表露出來。讀者不妨細心觀察“*The Market Hall, Cordes*”中打地毯的女人，以及“*Casual Assmby*”的幾幅小人物，不難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具有超人的描寫力了。

佛林特在每幅圖畫之下，大都附有一小段說明，可是內容大都屬於他自己紀念性的一種「註腳」，而非他對世態或事物的感想。但我都把它譯出，以維作者的厚意。不過，繪畫自有它的言語，讀者欣賞作品時，自然會體會到其中另一面的含義。

關於作者的生平，在譯文中已很詳細。在這裡不妨再簡略地提一次。佛林特1880年四月四日生於愛丁堡，並在Daniel Stewart College及Royal Institution School of Art接受教育，1894—1900年間在倫敦為報館雜誌等畫插圖，1902年因Bore戰爭受傷。其後，1902—3年任設計員（London News），1905與Sibylle結婚。1916在皇家海軍服務；1918—19年在海軍飛船任助理監督；1924被選為皇家藝術學院會員；1943—55任皇家水彩畫家協會主席（Royal Society of Painters in Watercolours）；1947被封為騎士。今日距他生年已九十餘年，他的水彩畫風廣泛地影響了後一代的畫家。

劉其偉 中原大學建築系
一九八〇仲夏



佛林特爵士 SIR WILLIAM RUSSELL FUN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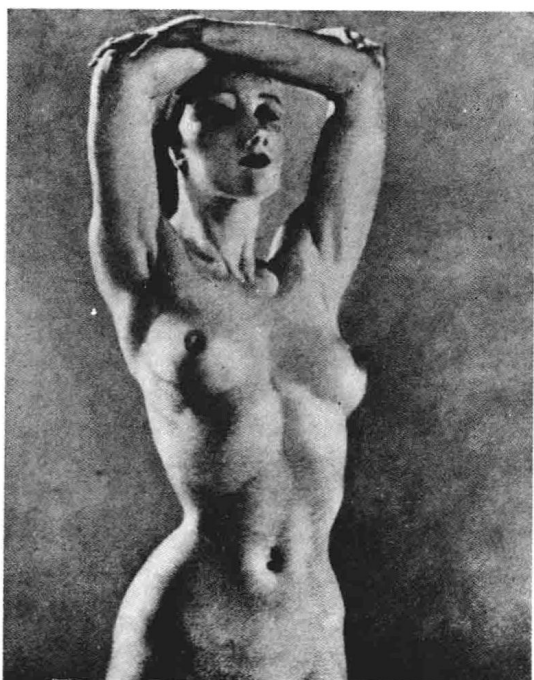
英國水彩畫派的

佛林特是我二十多年的朋友，由於他在水彩技法造詣上的特出，同時作品帶給世界各地人們的歡樂與影響，因此很早以來，我就一直想給他出版一本畫集，留傳後世。

他於一九六九年辭世，時年八十九歲。在他畢生之中，一九六二年當是他人生的最高峯，他在倫敦皇家學院（Royal Academy）舉行個人畫展。因為皇家學院於一七六八年建立以來，距佛林特爵士的展出，歷經二百多年來，很少有畫家獲得在該院展出的資格。

佛林特除從事水彩創作外，偶而也創作蝕刻。當年他是皇家美術協會（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）會員，並在英國皇家水彩畫會（R.W.S.）擔任主席，同時也在世界各地美術館擔任許多工作。

爲了更了解他的生平，我特地到他建在Campden Hill山坡上的一所別墅拜望他。他用誠懇、熱情和豐富的茶點招待我，細述他生平的故事給我聽——他一生既愛寧靜，而且又是一個喜歡工作的人。



拜亞卡 不透明水彩 22×16"

泰斗 佛林特爵士

(Sir William Russell Flint)

衛第(S.W.Wade)著 劉其偉 譯



茲尼絲·佛羅蘭西 水彩 27×20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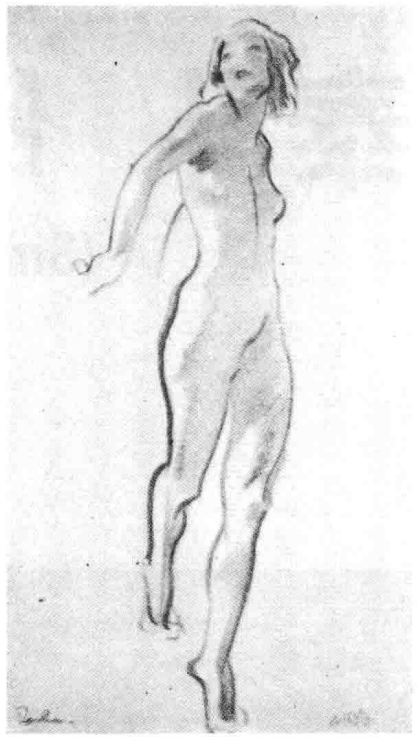
大凡畫家都不喜歡接受他人批評的，可是佛林特並不如此，他對事都很能夠包容，我指出他在工作上某一些缺憾，常比我引起他興趣的勸勉還多，但他却能容忍。有時我給他一些主張，他也欣然改變他的原意。

我對他作品的評估，可以引用我曾經在一份報紙評論專欄的一段：

「古代的希臘人，企圖找尋一個完美的形(perfection of form)，作為一件藝術品的終極目標，但找尋至最終的時候，得到的結果雖然在美學的條件上頗獲成功，但却欠缺了一種生命的火花。因此他們發現了另一個原則，如果一件藝術品出自一個匠人之手，不論它是如何宏偉與華美，若無感情的話，終是無法感人的。」

佛林特在另一方面，他的作品既能把握優雅的希臘形式美，同時他對畫中的人物也注入了血液。換言之，他表現的不只是美的一面，同時也把主題的特性(special characteristics)、習慣(habits)和趣味(interests)刻畫出來。

舉例而言，他一幅題為「西班牙吉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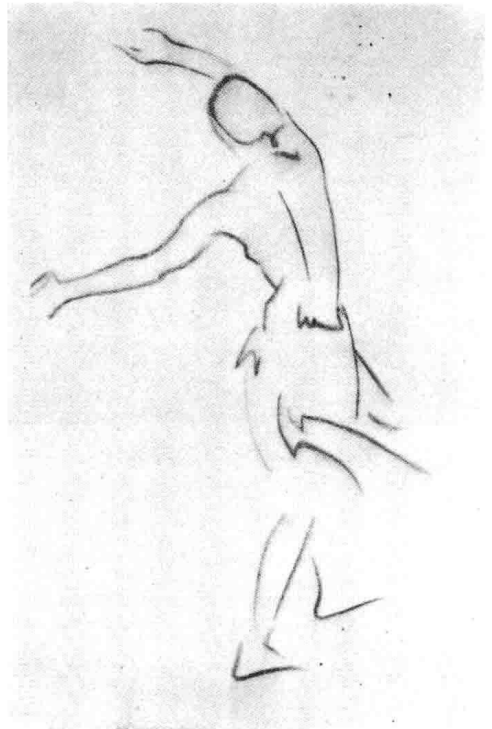


賽女郎」的作品，畫中女郎無畏地轉過頭來，黑色的柔髮披在她的雙肩，從她的目光中，閃出一道向你挑戰的眼神，香唇微開，似乎要向你索取一些獎賞……顯得栩栩如生，流露着生命的、野性的、悸動而又活潑的情感，迸出一道生命之火。

還有另一些作品，例如「天鵝湖」(Swan Lake)，在他神來之筆下，不但把芭蕾舞女的動勢表現得好比一道光芒，纏繞着生命之力在舞台上旋轉，同時也把舞者的芭蕾舞中的精神也表現出來。

他的才華是多面性的。尤其在他筆下，描寫中世紀時期以詩歌著稱的法國東南的普羅旺省的女性，把她們的特徵—情慾、懶惰、魅力、誘惑與神秘的多種性格，表露無遺。

除了描寫這些人物外，佛林特在甘比尼(Compeigne)時期也畫了不少風景畫。例如描寫法國封建時代街道兩旁的別墅和園莊，舖在路上的碎石、青草；以及遠處一羣的點景人物等，主題雖然是風景，但從畫中所佈局的從屬，他不



動態人體

◀ 佛林特的鉛筆速寫 ·



但巧妙地把炎夏的那股熱氣反映在畫面上，甚至把法國村莊的氣息和精神也蒸餾出來。

佛林特的感性足與近世的大師相比擬，他有時在一幅蝕彫的畫面上，描以數以百計的人物，在經營上常能獲致平衡的效果，每一個人物的遠近和比例都處理得非常謹慎。

佛林特是了解他畫筆的力量，他有信心，好像魔術師變戲法一樣，在他的筆尖下，每一個人物栩栩如生地現出來。他的表現方式常常改變，他有參拜聖地者的冒險精神，把個人的經驗提升至新的水準，熟練的手法促使觀賞者的興趣與之共鳴。

在這裡，譬如一幅風景畫，或者在蔚藍的天空中留下了一片白雲，而這片白雲，事實上不是感官上所能看到的東西，常是出自作者因感受激起的興奮情緒。尤其他對青春時代的女性，把她們的氣質，應用了溫和的色彩來表現，而創造了復活在鏡中的古希臘女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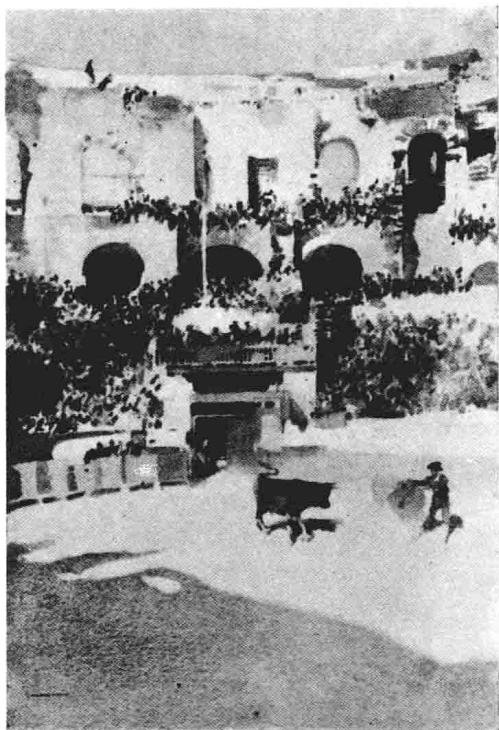
佛林特於一九四七獲得「騎士」的最高榮譽（原文Knighthood，為歐洲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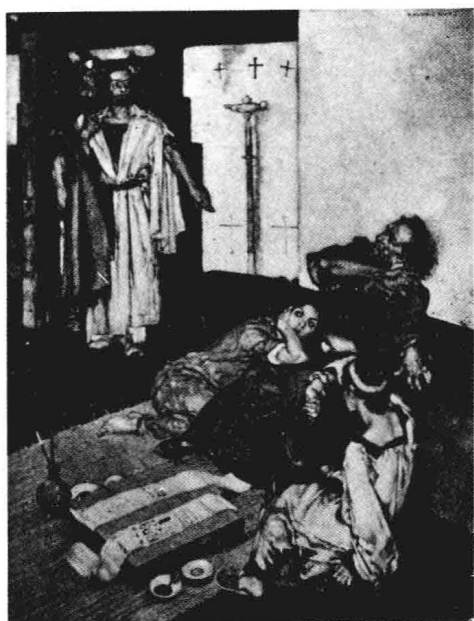
二至十三世紀的中古時代，社會與政治體系中，男人須爲其主上盡忠，以換取貴族的頭銜及土地——譯者註）。前此，佛林特曾在大英帝國政府中服務，在世界大戰期間，他曾以水彩畫家的身份訪問美國、冰島、格陵蘭，其時他足跡遍及歐美。

他在長途的旅行中，經過世界各地畫了許多作品。有一些主題是描寫古老的穀倉沐浴在午後的溫暖的陽光中；有一些是畫黃金色的落日餘暉，從村屋的窗口射進屋裡來，物象給影子染成了藍色；有些是描寫二三村女勤勞地在工作；有些是畫古老的橡樹的華蓋，把天空反射成茶褐色……。從這些作品中，可以看到佛林特對法國鄉土的迷戀。爾時他與法國詩人普利（Adrain Buri）來往甚密，他從普利的詩句中得到許多創作的靈感。

在世界大戰期中，佛林特曾離開了倫敦到得文島（Dovonland——加拿大北部），在那時期，他給許多書籍畫插圖。當他爲「追擊」（In Pursuit）一本名著畫插圖，剛好在完成時就去世。



鬥牛 水彩



「聖保羅的生涯」插圖 水彩

近年在英國出版了他好幾本畫集，原作並由各著名美術館，諸如國立昆士蘭美術館、倫敦維多利亞博物館、蘇格蘭近代美術協會以及美國紐約布魯克林現代美術館等所珍藏。

佛林特也畫過許多名人畫像如 Vivien Leigh, Moira Shearer等。他去世以後，一部份財產分給了他的一位模特兒西西莉亞 (Cecilia)，另一部份由他兒子路西·佛林特承繼。

佛林特是一代天才，由於他完美的天賦和不平凡的經驗，因而使他的作品永垂不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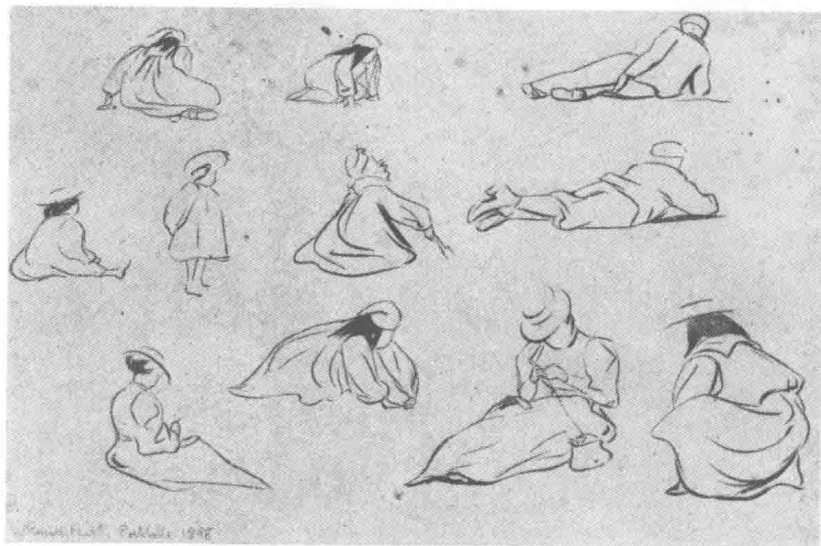
佛林特最喜愛 的模特兒

西西莉亞肖像

西西莉亞是佛林特最喜愛的模特兒，在最後的二千年間，她給予佛林特無比的靈感，使他創下許多得以流傳後世的傑作。我們把這張照片和“ The Dubious Bernini ”的一幅作品相比較，由於她的擺佈使你更能觀賞佛林特筆下人物姿勢的優美。

超越光影的畫家

佛林特水彩畫集



葡陀比羅海浜 1898 5½"×8½"

這是在一個週末休閒海灘所見的速寫，右下角的一個人物是我的妹妹。



珍妮



瑪達莉 鉛筆素描



穆魯達